

# 「東協加三」與區域合作： 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結\*

黃奎博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本文首先概要介紹東亞區域合作的動能，然後從政治與經濟連結的觀點探討「東協加三」的歷史進程與關鍵內容，輔以對東北亞及東南亞各自與相互間合作發展的觀察。本文再針對東亞各國對區域合作的概念認知、議題領域及政策產出三大面向進行分析。雖然「東協加三」的合作模式提高了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政經連接的可能性，而且在概念認知與議題領域兩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在政策產出方面，特別是東北亞的政治矛盾與不協調仍然使得「東協加三」的合作充滿未知的變數。在可預見的將來，「東協加三」機制可能慢慢地推進，並且主要表現在低階政治的領域。美國的態度與中共、日本的回應也是影響東亞區域合作與整合的重點。最後，本文指出「東協加三」理論分析的難題，做為未來研究參考。

**關鍵詞：**東協加三、區域整合、區域主義、東北亞、東南亞

## 壹、前言

---

\* 本文初稿為 Kwei-bo Huang, "ASEAN + 3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Dynamic Nexus of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ebruary 20, 2004, Institute of East and West Studies,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作者感謝查道炯·Cha Changhoon 對於本文初稿之寶貴意見，以及黃奕龍對於資料的初步整理。

一般而言，東亞地區都被廣泛地界定，包括了東北亞以及東南亞。冷戰時期，因為種族、語言以及文化的多元性，加上東亞國家間種種不愉快的歷史經驗，阻礙了有助於建立東亞區域主義的區域合作。<sup>1</sup> 此外，由於美國為東亞民主國家提供了軍事保護傘以及經濟援助，所以在冷戰時期，東亞各國之間的合作似乎顯得並不太重要。日本儘管在東亞地區具備前所未有的經濟實力，而且也是東亞地區最發達的國家，但也僅僅充當一個美國亞太戰略的輔助性角色，並沒有非常積極地促進東亞合作。吉田茂 (Yoshida Shigeru) 和他在 1950 年代所提出的「吉田主義」事實上將日本從外向的強權轉變成自我克制而富裕的角色，並且將國內經濟發展擺在第一，在國際政治上則對美國亦步亦趨。

除了前述的政治因素之外，東亞地區由於經濟成長的順利以及長期抱持著經濟保護主義的政策，所以更對於區域主義或區域

---

<sup>1</sup> 本文中的「區域主義」與當代「新區域主義」可謂同義，亦即泛指排除意識型態與宗教等障礙，在某一特定區域內強化高階與低階政治議題領域合作的一種認知或主張；而在鼓勵區域合作的同時，「區域主義」也不禁止區域成員向區域外尋求合作機會，以創造互利互惠、共存共榮的機會。相關文獻請參閱 Norma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1991); Carol Perroni, "The New Regionalism: Liberalization or Insuranc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94); Björn Hettne,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Morten Bøås,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Timothy H. Shaw, "The Weave-World: Regionalisms in the South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1061-1070;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 33-47; Björn Hettne,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22-42. 若干學者將區域主義分成新、舊兩派，認為新、舊區域主義在形成時的國際結構、變遷動力的來源、對於經濟互賴的重視度、手段與目標所涵蓋的面向、牽涉的行為者等諸多面向均有不同。參見 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Global Seminar '96 "Shonan Session" on Globalism and Regionalism, September 2-6, 1996 at Shonan International Village, Hayama, Kanagawa, Japan.

合作的前景抱持著懷疑或不甚積極的態度。<sup>2</sup>

不過，若因此便認為東亞地區在二次大戰後沒有區域合作也是不正確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 Development Bank, ADB)、「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PECC)、「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區域制度與建制的出現，便是東亞國家為求更進一步經濟整合的例證。但是，這些區域制度和建制除了是經濟導向外，也不能代表實現了東亞的區域主義，很大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其會員資格太過於廣泛以及美國於其中共同分享了主導權。

大約從 1997 年開始，東亞逐漸在區域外強權有限度的參與之下而出現某些主動追求全區域合作的動能，政治與經濟的連結也愈來愈清楚。諷刺地是，某些關鍵性的動能並不是來自於區域政治積極性的發展，而是由於對美國所支持或主導的區域政治、經濟結構的不滿或失望而來。

追求東亞區域合作的動能或許可由「亞太經合」內部所浮現出的衝突來觀察。西方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觀點與「亞洲觀點」(Asian views)對於環太平洋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見。<sup>3</sup> 由於諸多的國內考量，東亞國家對於許多國內部門自由化的動作顯得較「亞太經濟合作」裡其他西方會員國來得緩慢。有時，除了新加坡等少數國家之外，東亞國家可能會認為美國在「亞太經合」表現出來的力量太過於重視貿易自由化，而不在意雙層發展途徑，亦即以貿易便捷化加上經濟與技術合作。<sup>4</sup> 此外，當東亞金融風暴擴散時，東亞國家政府了解到僅僅依賴美國來處理

---

<sup>2</sup> Robert Z.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p. 83-86.

<sup>3</sup> 更進一步細節，可見於 Nicole Gallant and Richard Stubbs, "APEC's Dilemmas: Institution-Building Around the Pacific Rim,"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1997), pp. 204-206.

<sup>4</sup> John Ravenhill, "The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PROSEA Research Paper No. 53 (200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1), pp. 11-12.

危機可能不是一個有效的辦法，東亞領導人們因而逐漸開始取得共識，將區域合作視為一個選項來減低經濟不穩定的可能性。

第二個追求東亞區域合作動能則是來自世界上的其他區域。冷戰後其他地區的經濟區域主義帶來的示範作用（雪球效應）幫助東亞培養自身的區域主義。「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ern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的成功證明了區域合作與整合是國家追求繼續發展的關鍵。建立一個東亞區域合作性建制能夠使東亞地區的領導人更方便地進行資源共享，並有效地面對在全球化的時代下的經濟挑戰。<sup>5</sup>

最後一個動能則與東亞不斷在變動的權力結構有關。才不過幾年以前，一些觀察家仍舊以一種非常審慎的態度在分析東亞區域結合的發展，他們主張，東京和北京關係的改善，取於東京是否願意面對它二十世紀上半的過去以及北京是否願意遵循多邊主義的規則。<sup>6</sup> 如今，跌破許多專家眼鏡的是，在討論東亞區域結合或區域主義時，必須要考量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以下簡稱東協）作為另一個擁有戰略意涵並且權力持續增加的關鍵因素。在沒有美國的參與或介入之下，不僅日本與中共會想要與他們的鄰國追求多邊合作，連區域內經濟合作與自由貿易機制正在進行之中的東協也將起而追求東亞的整體經濟發展與合作。雖然吾人還不能斷言東協在東亞政經整合的過程中已經能夠與中共及日本平起平坐，但其重要性已經上升到絕對不可忽視的地步。

東協為了加強在區域發展與合作的戰略角色，所以在 1995 年東協曼谷高峰會上，東協領袖同意繼續促成原本由馬來西亞提

---

<sup>5</sup> 請參閱：*Ibid.*, pp. 10-11.

<sup>6</sup> 可見 Charles A.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1998), pp. 68-70.

議、以日本為樞紐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所轉型而來的「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由於東協的五億人口、七千億美元的國民生產毛額和鄰近東北亞的地理位置，東協對於日本和中共在競爭東亞的領導權時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儘管東亞金融風暴的衝擊是相當劇烈的，但如今東協已呈現出自危機中復甦的跡象，並藉由本身的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整合逐漸增強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

這種變動的權力結構也展現在東亞地區市民社會、非政府國際組織、智庫相互之間日益增多的互動之上。東亞的區域合作頻率的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些可歸類於社會與政治變遷所造成的。<sup>7</sup>

總的來說，即便政治與經濟的連結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之內已經略有探討<sup>8</sup>，但是以東亞地區而言，政治與經濟連結的研究屬於相對貧乏，就如東亞經濟自由化與安全的關係、亞太區域經濟互賴與區域安全的關連、中共崛起與日本泡沫經濟的政治經濟意涵等許許多多的重要議題，也少有深入之分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東亞區域合作與區域主義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正明顯地

---

<sup>7</sup> Charles E. Morrison, Akira Kojima, Hannas W. Maull, *Community-Building with Pacific Asia: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Tokyo, Paris: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97), p. 28.

<sup>8</sup> 約莫自 1980 年代中期，方有較多的西方學者呼籲要注意經濟在國際政治與安全上的影響，例如 William R. Thompson, "Uneven Economic Growth, Systemic Challenges, and Globa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7, No. 3, pp. 341-355;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il R.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pp. 281-294;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4 (1996), pp. 5-41 等等。

透過這些動能而逐漸在發展之中，而「東協加三」(ASEAN plus 3) 高峰會的進展最能夠象徵東亞國家的深入合作以及以更高的程度表現出東亞的區域主義，也是促成東亞地區政治與經濟連結的重要契機，非常值得吾人去研究。

## 貳、東亞區域合作：政治與經濟的連結

### 一、「東協加三」架構下的東亞區域合作

中共、日本及韓國在 1997 年接受東協的邀請，在東協領袖會議後召開了多邊的共同高峰會，因此才會有 1997 年 12 月於吉隆坡舉行的史上第一次「東協加三」高峰會。「東協加三」高峰會於 1997 年以及 1998 年初步為與會各國之間的互信打下更深的基礎。在 1998 年的「東協加三」高峰會上，南韓前總統金大中 (Kim Dae-jung) 更提議成立一個「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東協、日本及中共的領導人也一致同意此建議。「東亞展望小組」後來的報告預期「東協加三」等國的貿易、投資以及金融合作能夠作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催化劑。<sup>9</sup>

吾人可以清楚地發現東亞合作發展長遠方向是相當明顯的。「東協加三」的國家誓言將遵循聯合國憲章的目標與原則、和平共處五原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AC) 以及國際法上為一般國際社會所認同的原則展開合作。在 1999 年的 11 月，與會各國於馬尼拉召開的第三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上才提出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其中特別強調「東協加三」的國家承諾共同處理眾多重要的領域，例如貿易、

---

<sup>9</sup> 東亞共同體的宗旨包括了共同的認同、作為催化劑的經濟合作、人員關懷 (人力資源)、無歧視、全球認同之國際規範與區域主義。請參閱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 October 2001,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t\\_asia\\_vision.pdf](http://www.aseansec.org/pdf/east_asia_vision.pdf)>, (9 September 2004).

投資、技術轉移、金融與貨幣政策協調、人力資源發展、文化及資訊交流、永續發展、政治安全及跨國問題。

2000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第四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並未有太多立即而明顯的作為，但會中的東北亞成員同意支持東協的「東協整合計畫」(Initiative for ASEAN Integration, IAI)，從教育、技術與在職訓練等方面協助東協各國縮小差距，同時提升東協之競爭力。此外，「東協加三」這種對話模式擴大到了與會國的外長層級，並且對於「東亞合作聯合聲明」的實行方式重新檢視，同時也討論了某些區域重要議題，例如南中國海主權爭議、朝鮮半島以及印尼內部叛亂問題等。

在該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上，當時的南韓總統金大中根據一份中程報告提議建立「東亞研究工作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旨在探討將「東協加三」轉型成為東亞合作性建制的可能性，並建立一個東亞自由貿易區以及東亞政府及非政府組織論壇。有鑒於東亞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階段截然不同，「東協加三」的經濟部長們咸認，對於東亞研究工作小組就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共識形塑而言，將是一個長時間的、逐漸演進而按部就班的目標。<sup>10</sup>「東亞研究工作小組」後來逐漸演化成「東亞論壇」(East Asian Forum)；第一屆的「東亞論壇」在2003年12月召開時，有四位東亞國家的前任領袖與會參加。

日本在「東亞研究工作小組」中提出人員交流及人力資源發展計畫，其中最主要的根據是1997年的「日本－東協全面人力資源發展計畫」(Japan-ASEAN Program for Comprehensiv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以及1999年為了協助東協振興經濟、培育工商科技人才的「小淵綱領」(Obuchi Plan)。正因為如此，在2003年5月，第一屆的「東協加三」促進人員交流暨便捷化及人

---

<sup>10</sup> Joint Media Statement, The Sixth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nd the Ministe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EM+3) Consultation, Phnom Penh, Cambodia, September 3, 2003.

力資源發展研究小組會議便於東京召開。中共則在「東亞研究工作小組」中提出建立東亞智庫網絡(中共方面譯做東亞思想庫網路)的提議,並於 2003 年 9 月在北京舉行第一屆東亞智庫網絡年會(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 NEAT)。身為地主兼主辦者的中共,邀請了來自其國內機構或是「東協加三」其他國家總共超過百名學者與會。中共目前將東亞智庫網絡定位成一個沒有固定組織或學者會員的開放性機制。

在 2001 年 11 月於汶萊召開的第五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上,各國領袖們同意報告中的某些重要提議「是明確而可以實行的,例如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以及就貿易自由化中,提前超越茂物宣言中所設定的目標。」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在此一高峰會上,提議應進一步來研究東亞的能源安全,於是日本外務省於 2002 年 3 月在東京主辦了亞洲能源安全研討會,參與者包括了日本、中國、南韓及東協各國,並討論了如何在「東協加三」的架構之下進行能源合作等議題。然後在 2004 年 6 月,「東協加三」各國於馬尼拉召開第一屆的能源部長會議,其中的聯合聲明表示,東亞國家應該進行能源多樣化、加強能源勘探、廣泛運用再生能源,並研究建立石油儲備的相關方案以及各國應該加強與中東產油國對話以降低油價。<sup>11</sup>

第五屆「東協加三」高峰會後,小泉於 2002 年 1 月提出了「東亞發展倡議」(Initiativ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IDEA)。由於該倡議的緣故,所以東亞發展計畫部長級會議首次於 2002 年 8 月在東京舉行。來自「東協加三」的各國外交暨發展部長齊聚東京,一致通過對於永續經濟成長的三個重要先決條件,亦即建立經濟基礎建設、加強人力資源發展以及在公共與私人部門方面的制度化、強化貿易與投資的連結。

---

<sup>11</sup>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ASE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Energy Ministers Meeting (Manila AMEM+3),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June 9, 2004. 同年的第八屆「東協加三」高峰會對於這些建議予以肯定及支持。



2002年11月於金邊召開的第六屆「東協加三」高峰會則出現了重大共識的突破，亦即與會各國領袖同意開始研商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轉化成東亞高峰會的芻議，並且已經責成各國經濟部長研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sup>12</sup>「東協加三」金邊高峰會中，「東亞展望小組」與「東亞研究小組」針對東亞共同體所呈的報告，似乎成爲後來東北亞與東南亞開始整合的藍本。<sup>13</sup>報告建議，短期的整合將以經貿、人力資源、農林漁牧及基礎建設爲主，中、長期則除了著重於「東亞投資區」(East Asia Investment Area)、「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與「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該次與會領袖採納此部分之意見，同意隨著時間的演進，「東協加三」高峰會將會轉變成爲「東亞高峰會」，並且「最終建立一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概念。<sup>14</sup>這個東亞自由貿易區將是雙邊與次區域自由貿易的結合，目前在東協與中共、東協與日本、東協與南韓、日本與新加坡、日本與泰國、日本與菲律賓之間均已顯出成效，預計在未來可以促進東亞國家經貿發展。<sup>15</sup>

2003年10月於峇里島召開的第七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中，中共、日本與南韓領導人對於東協各國通過「東協第二部和諧宣

---

<sup>12</sup>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sup>th</sup> ASEAN Summit and the 5<sup>th</sup> ASEAN+3 Summit, Brunei Darussalam, November 5, 2001. 又，「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是1994年「亞太經濟合作」非正式領袖高峰會所提出的，其中希望各已開發成員和與開發中成員分別在不遲於2010年和2020年實現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等目標。

<sup>13</sup> 參見 *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g.pdf>>, (23 January 2004).

<sup>14</sup>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8<sup>th</sup> ASEAN Summit and the 6<sup>th</sup> ASEAN+3 Summit, Phnom Penh, Cambodia, November 4, 2002.

<sup>15</sup> 參閱 Pengiran Mashor Pengiran Ahmad, "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ASEAN Plus Three –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Lessons from Europe," November 30 - December 1, 2003, Seoul, Korea, <<http://www.aseansec.org/15656.htm>>, (4 May 2005).

言」(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決議於 2020 年之前建立以「東協經濟共同體」、「東協安全共同體」、「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為基礎的「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表示歡迎與支持。會中各國亦對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東亞發展倡議」及「東協加三」研究小組報告做出正面的回應。

在 2004 年 11 月永珍的第八屆「東協加三」會議中，與會各國再次確認並歡迎南韓以及俄羅斯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有助於其建立國家間的行為準則，而中共、日本與南韓三國領導人都向東協承諾「東協仍然是東亞合作中的一個核心」。<sup>16</sup> 更重要的是，「東協加三」高峰會的與會元首同意自 2005 年起，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轉型為「東亞高峰會」，而首屆峰會將在馬來西亞召開。召開時間將改成每兩年舉行一次，並於 2007 年由中國大陸主辦，「東協加三」的領袖甚至考慮屆時簽署第二份有關東亞合作的聯合宣言，以及較為詳盡的工作計畫以推動、落實上述目標。至於其內容及形式，則同意經日本提議，留待 2005 年 7 月「東協加三」外長會議時再決定。

## 二、「東協加三」架構下的東亞雙邊區域合作

除了「東協加三」高峰會之外，東北亞以及東南亞更透過種種方式，各自在東亞區域建立更深一層的信任以及進一步的合作。在東北亞，中共、日本與南韓在 2003 年 10 月簽署了具有政治拘束力的「促進三方合作共同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Tripartite Cooperation) 以提高各項合作如貿易與投資、環境保護、資訊和通訊技術產業、能源、旅遊、漁業資源以及災害預防和管理合作等。此外，在這個共同宣言中，這三個國家亦同意「加強安全對話以及促進國防或軍事人員的交流與合作。」不過，這些都是仍有待觀察的承諾。

---

<sup>16</sup>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8<sup>th</sup> ASEAN+ 3 Summit, Vientiane, Laos, November 29, 2004.*

在東南亞方面，東協藉由加強區域內各領域的合作以及注重與其對話夥伴（包括中共、日本和南韓）的合作關係，表現出一種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協調，更因此而融入這個互賴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東協在區域內部推動區域整合、經濟發展、安全保障、社會福利以及文化與人民的交流，政策重點則表現在 1995 年的「東南亞無核武區條約（Treaty on the Southeast Asia Nuclear Weapon-Free Zone, SEANWFZ）、1996 年「提升功能性合作至更高層次架構」（Framework for Elevating Functional Cooperation to a Higher Plane）、1997 年的「東協 2020 展望」（ASEAN Vision 2020）、1998 年的「河內行動計畫」（Hanoi Plan of Action）、2000 年東協外長會議通過的的東協三頭馬車（ASEAN Troika）機制、2003 年的「東協第二部和諧宣言」等重要區域文件之中。

東協在區域之外則進行一種外向式的（outward-looking）政策。就與中共的關係而言，較重要的包括：2002 年時簽署了計畫在 2010 年初步實現雙邊自由貿易的「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東協－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ASEAN-PRC Joint Declaration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2004 年為全面規劃和實現東協與中共未來五年的戰略合作而共同發表的「落實東協－中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的行動計畫」（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ASEAN and China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東協與日本關係的進展則稍比東協與中共的關係落後。東協與日本的重要合作文件首次出現在 2002 年的「東協與日本領袖關於全面經濟伙伴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Leaders of ASEAN and Japan on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隨後雙方於 2003 年簽署「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框架協定」

( ASEAN-Japan 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計畫在 2012 年初步實現緊密伙伴關係；然後，雙方在 2003 年年底簽定的「東京宣言」( Tokyo Declaration for the Dynamic and Enduring Japan-ASEAN Partnership in the New Millennium ) 中，確定雙方全面合作的範疇。

至於東協與南韓的合作就更慢了，雙方一直到 2004 年才出現了「東協－大韓民國全面合作夥伴聯合宣言」( ASEAN-ROK Joint Declaration 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準備實現全方位的合作，而合作的內容與前二者並無太大差異。至於開放自由貿易的時間表，雙方暫訂於 2009 年將八成的貨物降低至零關稅。

一般而言，無論是「東協加三」或是該架構之外的雙邊合作，在低階政治領域的運作似乎尚稱順暢。例如「東協加三」的各國財政官員已同意於 2003 年 11 月底開始推動區域信貸機構的建立。連同在 2000 年 5 月「清邁協定」( Chiang Mai Initiative ) 的指導下，「東協加三」的國家已經簽署總計高達 365 億美元的 16 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sup>17</sup>，同時支持作為區域財政紓困的亞洲債券的建立。2005 年 2 月時，「東協加三」各國財長在曼谷宣布要成立一個貨幣協調機制，藉以因應歐美貨幣波動時對東亞各國的影響。中共、日本與南韓之間、東協各國之間都已經建立不同的貨幣互換協議，目前只剩下中共、日本、南韓與東協的複邊貨幣互換協議尚未完全達成。<sup>18</sup>

---

<sup>17</sup> 「中日印等國專家呼籲盡快啓動東亞地區匯率合作機制」，*世華財訊*，2005 年 4 月 4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forex/forexroll/20050404/13251485544.shtml>>  
( 2005 年 4 月 5 日 )。

<sup>18</sup> 2003 年 6 月，「東亞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主管會議」( Executives' Meeting of East Asia-Pacific Central Banks ) 的 11 個成員宣佈共同出資 10 億美元以建立亞洲債券基金，投資於東亞國家（日本、紐西蘭與澳洲除外）所發行的美元債券。不過，由於此一計畫並不完全屬於「東協加三」架構，因此本文並未將此計畫列入討論，不過，此計畫亦可視為是東亞太平洋地區金融

除此之外，「東協加三」各國於 2003 年 11 月在寮國琅勃拉邦（Luang Prabang）舉行的第一屆社會福利及發展資深官員會議、12 月於東京召開的農業多樣化研討會；另外，「東協加三」各國同意進一步的安全合作，並開始執行「東協加三」之間緊急稻米儲備以加強東亞地區糧食安全的實驗計畫。不僅如此，在南亞強震及海嘯事件發生後，於 2005 年 1 月下旬在馬來西亞蘭卡威（Langkawi）召開的第四屆「東協加三」旅遊部長會議亦重申了對於重建的支持，包括採取具體措施鼓勵中共、日本及南韓等國國民赴災區旅遊觀光等。<sup>19</sup> 這些都表示了在「東協加三」各國對於經濟與其他低階政治層面的合作呈現一種正向積極的趨勢。

若從表面觀察，此種漸強的合作模式或肇因於區域主義的興起，以及自 1970 年代以來全球及區域互賴的增強，甚至或可能與國家及私人公司之間的經濟競爭模式有關<sup>20</sup>，但若細究其近幾年的發展軌跡，則吾人或可主張「東協加三」的合作和政治、經濟的連結直接相關，亦即這些合作雖然多數與促進經濟及金融發展為主的低階政治議題有關，但其實或多或少有著政治的考量。即便幾乎所有的國際合作或整合都有政治考量在內，可是在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中，政治合作所佔的比重相對較低，而因政治因素所帶來的干預卻屢見不鮮。也就是因為有著複雜且敏感的政治因素參雜其間，所以「東協加三」合作架構往往在緩步進展中帶著些許不確定感與不安全感。

總之，「東協加三」的合作與整合是既複雜又大膽的，因而在

---

合作的一大進展。「東亞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主管會議」成員包括了澳洲、中共、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 10 國的中央銀行及香港貨幣管理局。

<sup>19</sup> Joint Media Statement, The Fourth Meeting of ASE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Tourism Ministers, Langkawi, Malaysia, January 25, 2005.

<sup>20</sup> 亦即國家可能無法完全掌控其所需的經濟資源，所以必須相互妥協或談判以尋求資本或勞力等要素。請參見 John Stopford, Susan Strange, and John S. Henley,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安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層面需要進行一個全面的合作及整合計畫。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非常稀有的，不僅變動性極大，就連難度也是非常的高。

### 參、「東協加三」發展的評估

要評估「東協加三」的未來其實是一件艱鉅的任務，因為東亞及其次區域內部的政治、經濟變動非常快速，而且各式各樣的宣言、計畫與提議充斥在政府與民間學者專家之間，令人目不暇給。至於有多少可以繼續得到討論，又有多少可以得到落實，則變數更大。為求分析上的方便，吾人將從下述三個面向加以評估，亦即概念認知、議題領域、政策產出。

首先，在概念認知上，吾人可以大膽地假設「東協加三」的合作認知已經逐漸成形。如果「東協加三」區域合作框架要被制度化以作為東亞共同體的建立基礎，政治的「我群」(“we feeling”)概念必需要存在於「東協加三」國家之中，並且可能至少要成立一個秘書處等類似組織。在東亞地區，由於源自歷史問題、種族和宗教的分裂以及國家經濟發展程度上相當大的差異，政治的「我群」概念顯得還不夠強烈，在短期之內還難以克服上述這些障礙。

雖然東亞各國對於政治與經濟所蘊含的發展意義或有不同的解讀，但是朝向區域共同體的目標前進似已變成各方都能夠且願意接受的區域發展目標。「東協加三」計畫中的廣泛合作也意味著東亞各國事實上已經體認到，在區域發展上，政治與經濟的連結已經是不可避免的。在2002年的第六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上，所有的領導人同意該高峰會「長期將推展成為東亞高峰會，並且最終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即便接下來在2003年10月的第七屆「東協加三」高峰會並沒有對東亞高峰會的議題進行太多的討論，但是在翌年11月的第八屆的「東協加三」高峰會已同意，自2005年起，將「東協加三」高峰會轉型為「東亞高峰會」，

除召開時間改成每兩年一次之外，「東亞高峰會」的參與國甚至可能進一步擴大至紐西蘭、澳洲與印度等國。會中更決定由中國大陸主辦 2007 年的第二屆「東亞高峰會」，並且考慮提出第二次東亞合作共同宣言以及相關的工作計畫以鞏固並強化目前與未來的合作關係。

欲證明此種連結的最好方法就是透過官方文獻的檢驗，其次則是邏輯思維上的推斷。目前各國官方文獻至多提及區域合作可促進區域穩定與繁榮云云，政治與經濟的關連性（亦即各國之所以支持各種區域合作背後的政治經濟多重目的）並沒有很清楚地展現出來。所以，前述的關連性只能依靠研究者的主觀邏輯推論得之。有鑑於區域共同體所涵蓋的內容與目標非常廣泛，經濟的合作不僅有著發展上的目的，更有著尋求政治穩定或領導的企盼與期望，而政治上的協調與合作其實也有部分原因是為了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在這樣的推論上，「東協加三」的合作自然意味著區域政治、經濟的連結。

很明顯的，「東協加三」的整合無法一蹴可及，即便是在東協內部，實現「東協共同體」的時程也設定在 2020 年。因此，可能需要有更長的時間來將當前的合作建制（如「東協加三」以及其他「東協加一」合作機制）轉換成東亞共同體。東亞共同體的實現雖然還沒有詳盡的路線圖，但卻已有具政治拘束力的聲明當作推動的依據。由這點吾人亦可推斷，「東協加三」的合作，在概念認知的層面上已經生根了。

其次，在議題領域部分，在高階政治的領域中，「東協加三」的機制包括了政府領袖以及外長的層級。然而，「東協加三」的基本形式仍然較不強調以具體措施來處理區域政治及安全合作的雙邊與多邊對話與協商。由於建立東亞共同體要比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來得更複雜許多，所以為了能夠更深入的合作，似乎東協、中共、日本及南韓皆將大多數的努力投注於低階政治的層面—亦即主要在經濟和功能性—的領域上。

在東亞地區，自由貿易的推展或許是最熱門的議題。當前東協、中共、日本與南韓的合作框架可以被描繪成「區域談話、雙邊行動」，其中包含有競爭的動力以及用於穩定發展的務實主義。<sup>21</sup> 除此之外，主要的「東協加三」合作仍然專注在個別的提議，若不是在研究如何建立「東亞共同體」的計畫，就是在某些非政治部門和地區促進合作，例如貨幣互換協定和日本對於人員交流和人力資源發展的主張。無論這些提議或已經付諸實施的方案在內容上有多麼的不同，可是前述政治、經濟的連結仍然隱約可見，因為這些議題多半同時影響了區域政治與經濟的發展，而且多數的議題不僅對直接涉入的國家的相關部門有影響，更間接影響了這些國家許多其他的部門。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且敏感議題，那就是關於「東協加三」或東亞高峰會秘書處的問題。一個獨立的秘書處絕對代表「東協加三」架構的制度化。沒有跡象顯示中共、日本與南韓反對此項提議，但是在東協自己會員國之間的共識就不是那麼順利形成的。

在2002年東協外長會議(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討論了此項議題，當時馬來西亞表達了它對成立「東協加三」秘書處的興趣。然而到了最後，對於成立一個獨立的「東協加三」秘書處的議題仍然尚未取得共識。東協當時不太願意這麼快地成立一個「東協加三」秘書處可能是因為，在「東協加三」架構之下，其中的某些操作是操控在東協的東北亞對話夥伴手上，而此點可能降低東協在某些議題上的主導性。換句話說，沒有確定遊戲規則之前就設立「東協加三」的秘書處，可能使得東協在區域整合的過程中喪失影響力。這應該能夠說明東協對於設立「東協加三」秘書處的謹慎態度。因此，「東協加三」在最近能夠達成協議，將秘書處設在吉隆坡，可謂是政治上的一大突破，也是「東協加三」朝向制度化的重要過程。

---

<sup>21</sup> Naoko Munakata, "Whither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June 200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 1.



最後，在政策產出方面，東北亞與東南亞各自整合、合作的情形可謂是天壤之別。或許吾人可將 1992 年的新加坡高峰會的決議視為東南亞整合積極作為的開始。東南亞各國不僅在低階政治領域的合作有所創新與突破，就連政治軍事的合作都依照「東協區域論壇模式」(ASEAN Regional Forum formula)，透過更多的官方與半官方接觸來逐步推動信心建立與預防外交的工作。<sup>22</sup> 然而，對於促進「東亞共同體」的態度展現出興趣的中共、日本及南韓，事實上直到 1990 年代晚期甚至本世紀初才熱衷於此。另一方面，儘管東協如同歐盟一樣地歷史久遠，然而其內部的制度化卻顯得較不完善，並且遲遲未被有效地修正，以因應內部政治及安全的挑戰，更不用說那些更為複雜而敏感的東北亞與東南亞政治統合了。

前面曾提到，中共和日本都向東協承諾東協是東亞合作中的一個核心，這無疑地突顯出中共和日本這兩個爭取區域主導地位的大國，在推動東亞經濟共同體上的政治妥協。終於在 2004 年

---

<sup>22</sup> 關於東協各項政經整合，可參閱 Hedi Soesastro, ed., *ASEAN in a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Hedi Soesastro, ed., *One Southeast Asia in a new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tting*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7); Chia Siow Yue and Marcello Pacini, eds., *ASEAN in the New Asia: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Rodolfo Severino, Jr., "Regionalism: The Stakes for Southeast Asia," in Rodolfo Severino, Jr., ed., *ASEAN Faces the Future: Collection of Speeches*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2001), pp. 31-40; Zainal-Abidin Mahani, "ASEAN Integration: At Risk of Go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orld Economy*, Vol. 25, No. 9 (2002), pp. 1263-1277; Peter Lloyd and Penny Smith,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to ASEAN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 Prospective Look*, REPSF Project 03/006a (Canberra: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4); Sanae Suzuki, "East Asia Cooperation through Conference Diplomacy: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ASEAN Plus Three (APT)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Series 03/04 – No. 7 (2004), APEC Study Cente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Tokyo: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and Mely Caballero-Anthony,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Beyond the ASEAN Wa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5).

時，「東協加三」決定將於 2005 年舉行東亞高峰會，並將秘書處設在吉隆坡。但是在東協內部對於東協高峰會應該納入哪些成員並無共識，例如菲律賓、泰國便贊成擴大參與，將紐西蘭、澳洲、印度等也納入峰會架構，新加坡明確支持澳洲與紐西蘭的加入，印尼則質疑將「東協加三」高峰會更名為東亞高峰會是換湯不換藥，沒有實質上的意義，不過沒有反對澳洲等國的加入。馬來西亞或許是反對澳洲加入最力的東南亞國家，但澳洲在 2005 年 4 月上旬表示願意討論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也是兩國主要的爭執點)之後，馬來西亞的態度是否會軟化，值得觀察。在既有的東北亞成員中，日本與新加坡立場一致，但中共目前則明顯反對澳洲與印度加入。

2003 年 12 月的「東京宣言」提議成立一個在未來將包括東協、日本、南韓與中共的「東亞共同體」，類似的意見出現在東亞各國政治性文件的頻率也愈來愈多。雖然中共、日本和南韓好像是同意「東協加三」架構應該擴大與制度化，但事實上中共與日本有更明顯的利益衝突，而這也阻礙了對於東亞合作與整合至為關鍵的、更為快速的三邊合作與整合。也因為如此，在整個東亞區域整合的努力中，東北亞算是最慢且可能是最麻煩的次區域，中共、日本及南韓為了經貿合作的政府間會議開了又開，卻沒有多少具體規劃。

在日本與南韓方面，小泉於 2002 年 3 月訪問南韓時，雙方曾同意在工作層級邀集官員、業界及專家研商雙邊自由貿易問題。當南韓總統盧武鉉(Rho Moo-Hyun)於 2003 年 6 月造訪日本時，小泉首相再度以「日本－韓國自由貿易區」的提議來歡迎他。然而盧武鉉並沒有給予小泉一個明確的答覆，仍舊傾向於建立一個包含南韓、中共及日本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區。部份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南韓對日貿易赤字的持續增長，以及對中國大陸貿易盈餘的持續增加，而另一部份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可能會動搖其執政基礎的國內反對勢力(其中包括農業部門與工會等等)。直到同年 10

月，小泉首相在參加於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非正式領袖會議中，與盧武鉉總統舉行了高峰會，會中決議便包括了要求日、韓兩國當年內開始展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預定於 2005 年完成。及至 2004 年 12 月盧武鉉再次訪問日本並在鹿兒島舉行高峰會，決定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簽署的方向，兩國外長於隨後的會談就自由貿易協議的具體時間進行磋商。雙方決定 2005 年 1 月起展開新一輪的談判，並希望於該年年底前簽署正式協議。目前看來，日本與南韓的自由貿易談判進展算是東北亞地區內最快速的。不過，日本與南韓在歷經「竹島/獨島」事件之後，雙邊的政治關係有稍顯退步的趨勢，可能會影響到雙邊自由貿易談判的進程。

中共與南韓之間的政治、經濟合作相對而言比較順暢。兩國之間正在建立分工體制，在調整過程中雙方都追求專業分工，所以中共與南韓的經濟關係仍然穩健，而後者也比較不會對前者的崛起有過多的猜疑。<sup>23</sup> 中共在「六方會談」的表現也也讓南韓政府感到可以接受；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據傳將於 2005 年訪問平壤，極有可能是要說動金正日，使其接受第四次的六方會談，並考慮裁減其核武計畫。如此種種都象徵著中共與南韓的關係是在順境中求發展。

在「東協加三」的東北亞次區域中，最麻煩的雙邊關係應該是中共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北京與東京的歷史恩怨包括了二次大戰日軍侵華問題（包括日本東北部隊的人體試驗、慰安婦、戰後民間索賠、日本政府應否道歉等）、釣魚台問題、台灣問題、歷史教科書事件、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等，以及最近的新紛爭，例如俄

---

<sup>23</sup> 伸川由起子，「北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の意義と戦略」，*ブレイク・ストーミング最前線*，2002 年 6 月，  
<<http://www.rieti.go.jp/jp/papers/journal/0206/bs01.html>>。中文翻譯見伸川由起子，「東北亞地區合作的意義與戰略」，  
<<http://www.rieti.go.jp/cn/papers/journal/0206/bs01.html>>（2005 年 1 月 20 日）。

羅斯油管的東亞出口路線、中共潛艇進入日本海域、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事國、日本停止對中共的日圓貸款、日本新防衛大綱把北京列入威脅來源之一、東海石油開發爭議、中國大陸部分大城市激烈反日示威及破壞等新的紛爭等，因此兩國之間的政治關係被部分觀察家通稱為東亞地區的「新冷戰」。<sup>24</sup> 這些情形不僅揭露出在東北亞韓經濟自由化中的困難，也指出了建立一個東亞自由貿易區以及對當前設計鬆散的「東協加三」機制進行制度化之時更重大的不確定性。

曾有學者指出，要達成東亞整合的制度安排，有三種可能的模式。第一種是以日本為主軸的「中心—輻射」模式，亦即東亞各國都與日本簽定各式的雙邊協定。以目前情況看來，日本與中共的摩擦、中共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東協自主性的日漸升高都讓此種模式的可能性愈來愈小。第二種模式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區」模式，亦即透過一系列的雙邊協定形成東亞自由貿易區及整合)。但是，東亞地區並沒有一個類似美國角色的大國存在，所以無法通過強制獲報酬的提供以達成目標。最後一個模式就是「歐洲聯盟」的自由貿易形式，讓市場通路得到公平的分享，而且成員國可以藉由零關稅進入其他成員國的市場，最後逐步達成整合的目標，協助「東協加三」制度化。<sup>25</sup> 儘管「東協加三」建制有助於提高互信以及理解並且促進參與國之間的合作，它的政策產出在次區域之內並無法得到協調一致的結果。短期內，這種

---

<sup>24</sup> 有關中共與日本之間「新冷戰」的看法，參見田中明彥，「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的日中關係」演講稿，日本共同通訊社，2002年8月，  
<<http://guanchna.gmw.cn/2002-12/2002-12-30/021230-05.htm>> (2005年3月29日)，以及「南韓擔憂日本與中國抗衡建立新冷戰架構」，**大紀元**，2004年12月14日，<<http://www.epochtimes.com.tw/bt/4/12/14/n747426.htm>> (2005年3月29日)。

<sup>25</sup> 詳見 Richard Baldwin 於 2003 年 1 月 31 日在日本東京的經濟產業研究所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 Trade, and Industry, RIETI) 的演講：「東亞地區主義的前景問題：與歐洲的比較研究」，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bbl/03013101.html>> (2005年4月4日)。

情況應該不會得到多大的改善。

#### 肆、實務的多變與分析的難題：代結論

吾人已經從概念認知、議題領域、政策產出等三個面向將「東協加三」的未來加以評估。雖然「東協加三」的合作模式提高了東北亞與東南亞之間政經連接的可能性，而且在概念認知與議題領域兩方面都有值得嘉許之處，但在政策產出方面，「東協加三」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尤其現在東北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可能會是政治與軍事上的，而東南亞所面對的則比較可能是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如何成功地調和兩邊的利益，使「東協加三」能夠儘速發展，恐非此時此刻便能釐清的。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與日漸增多的跨國議題（例如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禽流感、環境污染、毒品走私、人口販賣、洗錢、恐怖主義活動）已經變成區域內國家共同的關切，也危及所有國家的國家利益，所以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結也就日益緊密。在可預見的將來，「東協加三」機制可能慢慢地推進，並且主要表現在低階政治的領域。對東亞地區來說，在當前區域合作之時，採納這樣一個緩慢而穩定的步調可能是很恰當的。畢竟，追求共同利益以及東南和東北亞的認同，在東亞可是個全新的嘗試。但是，對於「東協加三」建制的制度化以及區域合作應有一個有系統而周全的作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准此，「東協加三」若要立即於二〇〇五年再擴大，將澳洲、紐西蘭與印度納入範圍之內，可能會使事情複雜化；吾人認為，至少從短期來看，這是不利於東亞區域合作的。

吾人還必須強調，如果想要對「東協加三」合作的動態變化有更好的掌握，則美國的角色也必須被考慮進去。美國在東北亞地區，自由貿易的腳步似乎應該因為其與日本及南韓密切的經貿與安全關係而水到渠成，但實際上卻非如此。日本與南韓主要因

為國內農業保障的顧慮，無法在對美自由貿易上多做妥協。在東南亞地區與新加坡簽有自由貿易協定，但部分因為受限於美國對緬甸等東南亞成員人權記錄不彰的批評，以及因為受限於美國對東南亞多半採取雙邊自由貿易的簽署政策，因此美國在東南亞的自由貿易談判進展有限。現在美國正與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進行洽商之中。

美國牢牢地抓緊「亞太經濟合作」中對於議程設定的能力，但是在東協與「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東協加四」等不同層級的會議中卻沒有參與，因此沒有直接的影響力。在「東協加三」高峰會成立的九年之後，曾經有權力拒絕任何排他性區域制度(例如「東亞經濟核心論壇」)的美國，並沒有參加或是正式被邀請至任何上述的區域合作之中。令人驚訝地是，美國官員對於這樣的合作並沒有表達任何負面的看法，美國國會代表團甚至鼓勵「東協加三」機制，「作為一個在貿易倡議上組織的原則，維護它對開放性區域主義概念的堅持。」<sup>26</sup> 或許一個美國已經無法壓制但成熟的東亞區域合作建制符合美國國家利益，而且「東協加三」的架構有種隱含於其中的包容性 (inclusiveness)，因此促成美國在「東協加三」加強合作時的態度或政策有所改變。<sup>27</sup> 但實情如何，仍待更多資料的解密及判讀。

中共或日本在東亞合作中是兩個最具潛力的區域領導者。一旦美國抵制任何它沒有參與的東亞自由貿易或區域整合倡議之

---

<sup>26</sup> Resolution on ASEAN + 3 submitted by the U.S. delegation at 9<sup>th</sup>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 Pacific Parliament Forum (APPF) in Valparaíso, Chile, January 2001, <<http://www.appf.org.pe/meeting/ninth/r22.htm>>, (23 January 2004).

<sup>27</sup> Munakata, *Whither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 36; 以及宗像直子，「東アジア經濟統合へ日本は覚悟を固めよ」，**論座**，2002年8月，<<http://www.rieti.go.jp/jp/papers/contribution/munakata/01.html>>。中文翻譯見宗像直子，「日本應該堅定參與東亞經濟聯合的決心」，<<http://www.rieti.go.jp/cn/papers/contribution/munakata/01.html>> (2005年3月29日)。

時，這兩個強權是否已準備好認真地挑戰美國霸權？如果美國的抵制成真，那麼「東協加三」的領導人便需要評估到底應該停止建立一個沒有美國所支持的區域合作，還是就遷就美國，因為沒有美國的默許（或支持），「東協加三」建制的發展可能是個異常艱辛的道路。由於區域合作與整合已經成爲一個有力的發展工具，而且有美國參與的東亞區域合作建制可望比「亞太經濟合作」更適合而有效率，所以吾人並不能排除在未來會出現美國以某種形式參與的東亞合作。

最後，有兩個在未來研究分析上必須加以正視的問題。首先，雖然許多人將東亞地區政治與經濟的連結視爲理所當然或者大勢所趨，但卻僅止於此。一些極爲重要的相關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或是僅以直覺的方式來回答這些問題。例如，「東協加三」之所以會擴展其範圍並且將政治、經濟逐漸放在一個天秤上考慮，可能是與學習（learning）或適應（adaptation）有關，尤其是新自由制度主義或社會建構主義者會做此主張。然而，與「東協加三」相關的理論性研究仍然少之又少，甚至可說付之闕如。又如「東協加三」此一建制的的能力與意圖如何影響東亞區域主義或區域合作？更進一步地追問，在「東協加三」各國政治與經濟能力與意圖互有長短的情況下，能力與意圖到底孰輕孰重？部分的現實主義者會強調能力遠比意圖來得重要，只有渥特（Stephen Walt）等支持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理論的現實主義學者與新自由制度主義者會認爲是意圖比能力重要。實情到底是如何？東亞區域研究的學者很少於此提出深入的分析。<sup>28</sup>

再譬如說，東亞地區所揭露的政治、經濟連結應該不只一種，

---

<sup>28</sup> 對於這些問題的反思，請見 Stuart Harris and Andrew Mack, "Security and Economics in East Asia," in Stuart Harris and Andrew Mack,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Economics-Politics Nexus* (Canberra: Allen & Unwin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Northeast Asia Program,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7), pp. 7-8.

因為政治與經濟的面向非常廣泛。如果這些連結的分析層面既然是多面向的，那麼各層面之間的重要性應該如何看待？重疊的部分又可能有多少？這些也亟待東亞研究專家在概念層次上來解決。

總而言之，要鞏固「東協加三」的合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東協以及它的東北亞對話夥伴都需要處理一些內部以及外在交錯在一起的挑戰。如今東北亞及東南亞的連接與未來的合作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東協加三」建制如何運作，以及「東協加三」國家在追求共同利益與認同上頭發展到什麼樣的地步，美國才不會感受到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威脅。不過，儘管有前述障礙與緩慢的發展進程，「東協加三」的架構已經對於東亞區域和平、繁榮及穩定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收稿：2005年3月20日，修正：2005年5月20日，接受：2005年6月27日)



## 參考文獻

- 「中日印等國專家呼籲盡快啓動東亞地區匯率合作機制」，  
(2005)，**世華財訊**，  
<<http://finance.sina.com.cn/forex/forexroll/20050404/13251485544.shtml>>。
- 田中明彥 (2002)，「二十一世紀東亞地區的日中關係」演講稿。  
日本共同通訊社，  
<<http://guancha.gmw.cn/2002-12/2002-12-30/021230-05.htm>>。
- 伸川由起子 (2002)，「北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の意義と戦略」，**ブレイン・ストーミング最前線**，  
<<http://www.rieti.go.jp/jp/papers/journal/0206/bs01.html>>或  
<<http://www.rieti.go.jp/cn/papers/journal/0206/bs01.html>>。
- 宗像直子 (2002)，「東アジア經濟統合へ日本は覚悟を固めよ」，  
**論座**，<<http://www.rieti.go.jp/jp/papers/contribution/munakata/01.html>>或<<http://www.rieti.go.jp/cn/papers/contribution/munakata/01.html>>。
- 「南韓擔憂日本與中國抗衡建立新冷戰架構」，(2004)，**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tw/bt/4/12/14/n747426.htm>>。
- Baldwin, Richard (2003)，「東亞地區主義的前景問題：與歐洲的比較研究」演講，  
<<http://www.rieti.go.jp/cn/events/bbl/03013101.html>>。
- Ahmad, Pengiran Mashor Pengiran (2003)，“East Asia Economic Community: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Keynote Speech delivered at “ASEAN Plus Three –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and the Lessons from Europe,” November 30 - December 1, 2003, Seoul, Korea, <<http://www.aseansec.org/15656.htm>>.
- ASE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Energy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Ministerial Statement, Makati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June 9, 2004.
- ASEAN, China, Japan and Korea Tourism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Media Statement the Fourth Meeting, Langkawi, Malaysia, January 25, 2005.

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and the Ministe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EM+3) Consultation,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Sixth Consultation, Phnom Penh, Cambodia, September 3, 2003.

ASEAN,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sup>th</sup> ASEAN Summit and the 5<sup>th</sup> ASEAN+3 Summit, Brunei Darussalam, November 5, 2001.

ASEAN,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8<sup>th</sup> ASEAN Summit and the 6<sup>th</sup> ASEAN+3 Summit, Phnom Penh, Cambodia, November 4, 2002.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rans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Asia Pacific Parliament Forum, The Resolution on ASEAN + 3 submitted by the U.S. delegation at 9<sup>th</sup>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ia Pacific Parliament Forum in Valparaíso, Chile, January 2001, <<http://www.appf.org.pe/meeting/ninth/r22.htm>>.

Bøås, Morte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Timothy H. Shaw (1999), "The Weave-World: Regionalisms in the South in the New Millenniu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 5, 1061-1070

Caballero-Anthony, Mely (2005),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Beyond the ASEAN Way*,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8<sup>th</sup> ASEAN+ 3 Summit*, Vientiane, Laos, November 29, 2004.

Chia, Siow Yue and Marcello Pacini, eds. (1997), *ASEAN in the New Asia: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opeland, Dale C.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4, 5-41.

*Final Report of the East Asia Study Group*,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g.pdf>>.

Gallant, Nicole and Richard Stubbs (1997), "APEC's Dilemmas: Institution-Building Around the Pacific Rim," *Pacific Affairs*, 70:

2, 203-218.

Gowa, Joanne (1994),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ieco, Joseph M. (1990),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Stuart and Andrew Mack (1997), "Security and Economics in East Asia," in Stuart Harris and Andrew Mack, eds., *Asia-Pacific Security: The Economics-Politics Nexus*, Canberra: Allen & Unwin 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Northeast Asia Program,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29.

Hedi Soesastro, ed. (1997), *One Southeast Asia in a new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tting*,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ttne, Björn, "Globalization, the New Regionalism and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Global Seminar '96 "Shonan Session" on Globalism and Regionalism, September 2-6, 1996 at Shonan International Village, Hayama, Kanagawa, Japan.

Hettne, Björn (2003), "The 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 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2-42.

Hettne, Björn, Andrá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1999),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ettne, Björn and Fredrik Söderbaum (2002),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d., *New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33-47, New York: Routledge.

Kupchan, Charles A.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2, 40-79.

Lawrence, Robert Z. (1996),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Lloyd, Peter and Penny Smith (2004),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to ASEAN Integr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 Prospective Look*,

- REPSF Project 03/006a*, Canberra: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Mahani, Zainal-Abidin (2002), "ASEAN Integration: At Risk of Go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orld Economy*, 25: 9, 1263-1277.
- Mansfield, Edward D.(1994),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rrison, Charles E., Akira Kojima, and Hannas W. Maull (1997), *Community-Building with Pacific Asia: A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ew York, Tokyo, Paris: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 Munakata, Naoko (2002), "Whither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Brookings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Palmer, Norman D.(1991),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 Perroni, Carol (1994), "The New Regionalism: Liberalization or Insuranc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Ravenhill, John (2001), "The New East Asian Regionalism," PROSEA Research Paper No. 5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Richardson, Neil R., (1995) "International Trade as a Force for Peace," in Charles W. Kegley, Jr.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281-294.
- Rosecrance, Richard (1986),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Severino, Rodolfo, Jr. (2001) "Regionalism: The Stakes for Southeast Asia," in Rodolfo Severino, Jr. ed., *ASEAN Faces the Future*, Jakarta: ASEAN Secretariat, 31-40.
- Soesastro, Hedi, ed.(1995), *ASEAN in a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Stopford, John, Susan Strange, and John S. Henley (1991), *Rival States, Rival Firms: Competition for World Market Shar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zuki, Sanae (2004), “East Asia Cooperation through Conference Diplomacy: Institutional Aspects of the ASEAN Plus Three (APT) Framework,” Working Paper Series 03/04 – No. 7, APEC Study Cente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Tokyo: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Thompson, William R., “Uneven Economic Growth, Systemic Challenges, and Global Wa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7: 3, 341-355.

*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 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East Asia Vision Group Report, October 2001, <[http://www.aseansec.org/pdf/east\\_asia\\_vision.pdf](http://www.aseansec.org/pdf/east_asia_vision.pdf)>.

## “ASEAN plus 3”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Nexus between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Huang, Kwei-b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momentums of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economic linkage, it explores the history and key components of “ASEAN plus 3,” and touches various forms of cooperation in Nor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respectively, as well as reciproc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ub-regions. Then, three major aspects for analysis of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brought up; they are: conceptual recognition, issue areas, and policy outputs. Despite a higher possibility of linking North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via “ASEAN plus 3” cooperation, and despite salient progress in conceptual recognition and issue areas, future cooperation among “ASEAN plus 3” countries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y because of the intricate policy outputs – Northeast Asian’s political paradoxe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in particula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it is likely that the “ASEAN plus 3” regime will progress slowly, with better achievements in low politics. Besides, America’s attitude and the PRC’s and Japan’s responses will be very influential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presents some puzzles for futur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earch.

**Keywords:** “ASEAN plus 3” (“ASEAN+3”), Reg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ism, North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